

語文学习参考材料(一)

# 寫作方法參考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說 明

为了帮助同志们練習写作，特編印了这本材料。此类材料，以后将繼續編印，供大家参考。

語文教研室

1959年12月

1959/12/11

# 目 录

## (一)

中共中央关于糾正電報、報告、指示、決定等文字缺点的 指示.....	(1)
反对党八股.....	毛澤東 (6)
工作方法六十条（摘录）.....	毛澤東 (20)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	人民日报社論 (22)
短些，再短些.....	乔木 (28)

## (二)

回忆马克思的写作.....	拉發格 (30)
編輯者列寧的工作.....	克魯普斯卡婭 (34)
怎样給報紙写論文.....	巧爾尼雪夫 (39)
給作者們的一封信.....	富曼諾夫 (44)

## (三)

答北斗杂志社問.....	魯迅 (46)
辱罵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魯迅 (47)
关于文風問題.....	郭沫若 (50)
关于写文章.....	施东向 (57)
义理、考据和辞章.....	施东向 (60)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厚今 (67)
合乎事理.....	(83)
对偶、排比和重复.....	(86)

# (一)

## 中共中央关于糾正电报、報告、 指示、決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

(1951年2月)

現在党政軍來往電報及其他報告、指示、決定等文件，寫得好的確實不少。這些電報或文件，寫得清楚明確，生動活潑，使人便於閱讀，發生極大效力。但同時尚有許多文電，在文字上存在着嚴重缺點，必須予以糾正。這些缺點之最常見者，有濫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長五類。茲分別規定糾正辦法如下：

(一) 不許濫用省略。現在許多電報文件中，對人名、地名、年月日、機關名、事物名，濫用省略，使閱者很費記憶和猜想的工夫，有時簡直莫名其妙。這種現象，應依以下規定予以糾正：

(甲) 除對大家習知的中央某些負責同志，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某些負責同志，野戰軍（大軍區）的司令員、政治委員，有時（不是一切時間，也不是多數時間）在電報上下款可以寫姓不寫名，或姓下加職銜，例如“毛主席”、“周總理”、“陳饒”、“彭習”等以外，一般情況，無論在電文中，或在上下款，須一律寫姓名，不得只寫姓不寫名。必要時，還須在姓名之前加上職銜，例如“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楊秀峰”，“蘇南區黨委書記陳丕顯”，“十九兵团司令員楊得志、政治委員李志民”。

(乙) 地名一律用全名，例如“上海”、“福州”、“廣州”、“重慶”，不得寫成“滬”、“榕”、“穗”、“渝”，“福建”不得寫成“閩”，

“湖南”不得写成“湘”。仅在两个以上著名城市或著名省份联写在一起使人一看就明白的时候，例如“京津”、“滇宁”、“豫鄂湘赣”、“粤桂边界”等，或者和其他文字结合在一起成为流行的特殊用语的时候，例如“滇东”、“皖北”、“津浦路”、“天兰路”等，始得用简称。

(丙) 普通文电，均須注明月日。紧急文电，須注明月日时。正式公布文件，須注明年月日。凡月日时，概用普通数字，不得用地支和韵目。例如“二月一日十四时”，不得省称“丑东未”。年份概用全数，不得省略。例如，“一九五一年”，不得写成“五一年”。

(丁) 机关名称，概用全名。例如，“东北局組織部及宣传部”不得省称“东北組宣”，“空軍司令部”不得省称“空司”，“全国总工会”不得省称“全总”。

(戊) 事物名称，除其省称确已为全国人民所普遍熟悉者，例如“中共”、“反帝”，得于非正式場所使用外，其余，一律用全名。例如，“减租减息”、“生产救灾”，不得省称“双减”、“生救”。

“土匪特务”（指土匪与特务），或“特务匪徒”（指特务为匪类），不得省称“匪特”。在一切正式文电中，则应尽量避免省称。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得省称“馬、恩、列、斯”，美帝国主义不得省称“美帝”。

(己) 凡有特別生僻的語詞，其意义为多数閱者所不能了解者，应作必要的注释。

(二) 必須遵守文法。电报文句虽应力求簡潔，但不得违背文法。必要的主詞、述詞、宾詞，必須完备无誤。单句、复句，必須分清。代名词，必須紧跟所代的名词。形容詞、副詞詞尾，尽可能分用“的”、“地”，加以区别（形容詞是形容名词的，例如“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故在名词之前用“的”字区别之。副詞

主要是形容动詞的，例如“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故在动詞之前以“地”字区别之）。如此，方能使条理分明，意义确定。至于信件和公布的文件，不但文字应当完全，标点亦須正确。为解决此一問題，人民日报不久将連載文法講話，望全党予以注意。并望地方县委、县政府以上、军队师以上負責干部，至少有一人学会文法，以便负责修正文电字句。

### （三）糾正交代不明的現象。

（甲）凡請示的文电，均須写明情况和自己的要求和意見（轉發下級請示文电，亦应說明自己意見），并写明希望何机关、或何人、于何时答复何項問題。凡答复的文电，均須写明系答复何机关、或何人、于何时提出的何項問題。凡指示的文电，对下級的要求，亦应規定明确。例如，应由何机关如何办理，或于何时报告辦理情況等。总之，每件事都要交代六个“什么”，即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子、什么原故。仅在絕對明了时，始可有所省略。

（乙）为了便于交代清楚，除了綜合性的報告及指示以外，必須严格执行一事一報制度，禁止在一个文电中包括不相干的几件事，禁止用党內的文电来兼代党外的文电。

（丙）不論報告、請示或指示的文电，如为不但向着一人一机关，而且有兼告他人他机关之必要者，应于写明主管的人或机关之后，写“并告”二字，再接写他人或他机关，以明責任。

（丁）凡轉發文电，須全文轉發或摘要轉發者，应将受件的人或机关、为什么轉發此文电的道理、轉發的人或机关及轉發的時間，写在該轉發文电的前面，而将該轉發文电列在后面，以清眉目；并須将轉發文电的上下款及年月日照旧保留，不可省略。

（戊）凡文电中引用他人他机关文电語句，首先須写明何人何

机关于何时說的，然后写上引用的語句，在該語句前后作引号（方括弧），接着写上“等語”二字。如引用的語句的內容不是意見而是事情的叙述，則接写“等情”二字。下面再写自己的意見，以清眉目。

(四) 純正眉目不清的現象。除簡短者外，一切較長的文电，均应开门見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簡要文句說明全文的目的或結論（現在新聞學上称为“导語”，亦即中国古人所謂“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喚起閱者注意，使閱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繼續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釋。長的文电分为几段时，每段亦应采用此法。一个文电有几层意思或几項要求时，必須注意按照条理，分清层次，以数目字标明段落和項目。

(五) 凡文电必須認真壓縮。各級領導同志責任重大，事务繁劇。向领导同志或机关請示或作报告时，必須反对两种倾向，即应請示报告而不請示报告的倾向和不应請示报告而隨便請示报告的倾向。在写請示文电或写报告时，必須注意文字的簡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閱讀。現在有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其原因，是未經壓縮，說了許多无須說的空話，或者沒有分清条理，把杂乱无章的草稿隨便往上送。其結果，使领导同志对这些文电很难看，或者就沒有看，等于白写。今后一切向上級机关請示或报告情况和对下級發布指示的文电，所有起草和批閱文电的同志，必須以負責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条理，壓縮文字，然后發出，否則应受批評。但壓縮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話，并不是說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詞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說可以不顧文字的形象性和鮮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頗长，却能引人閱讀，使人不厭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區別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說空話和是否合文法。

以上各項，望各級党委切實執行。

為了順利執行這個指示，請各級負責同志將本指示印發各機關所有負責起草及批閱文電的同志，在適當的會議上做傳達，並在黨內刊物上予以登載。

為求確實生效起見，中央責成中央辦公廳及各中央局辦公機關，按照本指示所提出的各項標準，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底，將本年度一月至四月份收受文電分別作第一次檢查，對執行得好的機關予以通報表揚，對執行得不好的予以通報批評。以後每四個月作一次檢查，一九五一年共作三次檢查，年終一次為一年的總檢查。每次均須寫出總結，經中央審定，通報全黨各主要領導機關。

中央認為此種文字缺點的糾正，將使我們同志的頭腦趨於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須予以重視，對已存缺點認真地加以改革。在對同志進行教育時，應選擇幾篇大體上合於上述標準的文件，作為範例，使人們閱讀，並有人給以講解，這是進行教育時的一個有效的方法。

# 反 对 党 八 股

(1942年2月8日)

毛 泽 东

刚才凱丰同志講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們的宣传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对主觀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連党八股也給以清算，那它們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們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們連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觀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將一軍”，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畢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給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給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貼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書，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許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們，却总是想写給許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对过的。我們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創作吧！誰說我們的人一点創作也沒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党八股在我們党内已經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鬧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对旧

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統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統治阶级及其帮閑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給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績。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績；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們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則發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們許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进行創造工作还要費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們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說，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許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資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們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們对于現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沒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謂坏就是絕對的坏，一切皆坏；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發展。五四运动的發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

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發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發生偏向，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錯誤，这就是主觀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發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們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用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縛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統治，还須費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道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縛。至于我們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啓發，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馬克思主义的恶習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間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許多人中間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觀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們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們

又有很大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第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那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忙得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么？也不好。我们应该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么，

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話說：“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說：“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們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是这样。我們反对的是空話連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調，不是說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內容的文章。最不應該、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說也是一样，空話連篇言之无物的演說，是必須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話連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說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賴了。魯迅曾經批評过这种人，他說：“辱罵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駁。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現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里面，却生怕人家駁，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閉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說下去和做下去。从簡許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說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詞：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要讀本”結束語第四条所說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问地是應該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們如果还对他们寬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計。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錯誤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須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要讀本”

結束語第五條所說的方法。从前我們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講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沒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說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爭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牆上，曾經看見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爭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轉了两个弯子，写成了“互”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人”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牆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写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許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講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講的是党八股，人家那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譏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彈一顿

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鴉聲調，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听众么？我們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乱講一頓，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語言无味，象个癩三。上海人叫小癩三的那批角色，也很象我們的党八股，干癩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說，顛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詞，一套“学生腔”，沒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語言，这豈不是語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癩三么？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畢業，沒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語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們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語言，那就办不好。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語言。他們的宣传，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章，就沒有多少人欢喜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語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学呢？因为語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彙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現实际生活的。我們很多人沒有学好語言，所以我們在写文章做演說时沒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象癩三一样，瘦得难看，不象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我們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語言，是要吸收外国語言中的好东西，于我們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語彙不够用，現在我們的語彙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們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鮮东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

他們的新鮮用語。第三，我們还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於我們沒有努力學習語言；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东西我們就沒有充分的合理的利用。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還是應該繼承。現在中黨八股毒太深的人，對於民間的、外國的、古人的語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學，因此，群眾就不歡迎他們枯燥無味的宣傳，我們也不需要這樣蹩腳的不中用的宣傳家。什麼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艺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並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麼？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

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你們去看一看中藥鋪，那里的藥櫃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着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個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到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BCD，小abcd，還有阿拉伯數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鋪來毫不費力。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那種對待問題的方法不对。現在許多同志津津有味於這個開中藥鋪的方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誌來分類，不是按照事物的內部聯繫來分類的。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誌，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繫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